

#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

格林·丹尼尔 著

黄其煦 译

安志敏 校

文物出版社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

格林·丹尼尔

黄其煦译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北方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850×1168 1/32开 印张：14.5

统一书号：11068·1510 定价：2.90元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  
by Glyn Daniel

# 目 次

---

<b>第一章 古物学的背景</b> .....	1
1 古典世界与古物.....	2
2 古物学的兴起.....	5
3 石器与地质学家.....	14
<b>第二章 古物学革命与地质学革命</b> .....	18
1 英国古物学的发展 (1800—1840) .....	18
2 远古人类的存在：灾变派与河变派.....	22
3 北欧古物学家与三期说.....	27
4 1840年的考古学.....	43
<b>第三章 考古学的诞生 (1840—1870)</b> .....	46
1 远古人类的存在.....	46

2	史前学与进化论	51
3	近东考古学的发展	57
4	三期说的传播	67
5	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	75
6	湖上住宅、爱尔兰水寨及特拉马尔	79
7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	83
8	第三纪人类	88
9	石器时代的分期	90
10	哈尔施塔特和拉登：凯尔特人、伊特鲁里亚人、斯基泰人	99
11	1870年的史前考古学	102

#### 第四章 成熟的考古学（1870—1900） .....113

1	石器时代的分期	113
2	洞穴艺术的发现	121
3	近东考古学	124
4	施里曼与爱琴海史前学	127
5	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	138

#### 第五章 1900年之前技术方法的发展 .....145

1	最初的发掘	145
2	马里埃特	155
3	古典考古学的发展	158
4	施里曼	161
5	皮特—里弗斯	163
6	比特里	168
7	1900年的史前考古学	171

## 第六章 近东文明的发现 (1900—1950) .....183

- 1 克里特与爱琴海.....183
- 2 埃及.....189
- 3 美索不达米亚.....193
- 4 伊朗与里海东部地区.....201
- 5 安纳托利亚.....207
- 6 巴勒斯坦、叙利亚与塞浦路斯.....215
- 7 新发现的历史.....220

## 第七章 欧洲史前学 (1900—1950) .....223

- 1 发现.....223
- 2 阐释.....232
- 3 年代.....247

## 第八章 世界史前学的发展 .....255

- 1 印度.....255
- 2 中国.....262
- 3 美洲.....267
- 4 旧石器时代研究的发展.....274

## 第九章 技术方法的发展 (1900—1950) .....282

- 1 发掘技术.....284
- 2 调查技术.....288

3 分析技术.....	298
<b>第十章 回顾与展望 .....</b>	<b>305</b>
<b>第十一章 1945—1970年的考古学 .....</b>	<b>323</b>
1 世界史前学.....	325
2 史前的欧洲.....	334
3 美洲.....	34 <sup>1</sup>
4 科学与考古学.....	351
5 历史考古学.....	366
6 新考古学与伪考古学.....	371
<b>考古学史大事年表 (1820—1973) .....</b>	<b>384</b>
<b>参考文献.....</b>	<b>409</b>
<b>译名对照表.....</b>	<b>422</b>

# 第一章 古物学的背景

---

对人类史前时期的研究，通常称为史前考古学或者史前学。有四种天生的好奇心驱使人们进行这种研究。第一是人们对历史上已知民族的直系祖先感兴趣，法国人自然对高卢人和凯尔特人感兴趣，丹麦人对哥特人感兴趣，我们英伦三岛上的人则对古不列颠人和皮克特人感兴趣。第二是人们对今日地面景物和属于早期人类的器物有着天生的好奇心。耕地、园艺、或是挖沟这样的日常活动，时常把早期人类的遗物翻到地面上。对寺院的遗址和残破的钱币可以参照文字写成的历史加以解释，但山堡蔓草丛生的护堤，巨石遗迹中的残石，青铜矛头，这些遗物对它们自己的秘密却依然守口如瓶。山堡、土冢和石圈属于何人？是谁建造了自然景观中这些显眼的古迹？创造和使用这些石质和青铜工具的又是何许人？难道石器真像有的人猜测的那样，是陨石，是神箭，或是生活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作品？巨石遗迹是出自巨人和仙人之手，还是像亚瑟王这样的古代英雄的创作？或者也可能是历史上无名氏的建筑物？这些非常自然的问题，千百年来诱惑



着怀有好奇心的人们进行古物研究。

前几个世纪，旅行家又在欧洲与地中海以外的世界各地看到了与现代开化民族共同生存的原始人（或者叫作文字出现之前的人），并且描述了这些人的情况。人们很自然地要问：为什么这些会在今天出现？它的含义是什么？这些蒙昧人或者野蛮人是怎样起源的？他们是古代文明衰退的孑遗，还是我们自己史前各阶段的绵延？在这些问题之外，我们必须补充上人们第四种天生的好奇心：人类及其文化是如何出现的？也就是说，文化起源与变化的规律是什么？这种好奇心激发了人们对史前学的兴趣。

## 1. 古典世界与古物

正是最后这两个原因促使希腊人对史前学产生了兴趣。就我们所知，他们是历史上最早产生这种兴趣的人。希腊人对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的问题感到兴趣，把它看作是他们的整个哲学思想的一部分。用西欧学者自文艺复兴以来所赋与“科学”的定义来说，希腊人的哲学即便不能称为科学，也称得上是现代科学之父。希腊哲学实质上是研究人的本质，这显然与人类起源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另外，和生存的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接触，也促使希腊人对史前学和民族学发生兴趣。在埃斯库勒斯的时代，他们对于许多蒙昧或半蒙昧状态的民族，以及波斯人和埃及人古代文明已经有所了解。希罗多德在游历各地时曾遇到斯基泰人，他准确地描述了他们的物质文化，这一点已被现代发掘斯基泰人墓葬的工作所证实。在马其顿，他看到并描述了生活在斯特鲁马河和瓦尔达尔河之间湖上村落的人们。这些村落颇象瑞士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史前湖上住宅。希罗多德被称作历史学之父，又被认为是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希

希腊人不承认人类学是一门学问，“安思罗波逻各斯”\*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街谈巷议而已。但是他们对蒙昧人的社会及其与文明的关系颇感兴趣。这里所说的文明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人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看来最早期的希腊人显然也记得一些他们祖上的史前往事。荷马史诗反映的是一种使用青铜的文明。赫希奥德似乎注意到在文明史上青铜确实早于铁器，他在《农作与日子》的长诗中设想人类的历史有以下五个阶段：黄金与众神的时代，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快乐而宁静的生活，丰衣足食，牛羊成群，而且得到上苍的保佑”；白银时代，人们这时变得不很高尚；第三阶段为青铜时代，这时世界上住满了“桉树中生出来的一群黄铜种族，尚武好战，是最先食肉的人，……铠甲、房屋、工具均为青铜所造，黑铁尚不为人所知”；第四阶段是史诗的英雄时代，这时的人类是在黄铜种族上进化而成；最后，铁器与可怕的痛苦时代，这时“人们白天不能逃避劳作与痛苦，夜晚只有忍受饥饿与寒冷。”赫希奥德哀叹他自己就注定要生活在这第五个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罪恶与暴力的时代，他预言情况将每况愈下，甚至还要出现一个“婴儿才落地，两鬓已霜白”的时代。赫希奥德的理论部分出自哲理性的观念，但也有一部分是源于青铜时代和米诺斯文明毁灭的真实传说。

希腊人和承袭希腊人传统的罗马人把青铜时代早于铁器时代看作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意义，他们的看法却不完全一致。柏拉图虽然有时认为“古人在我们之上，离众神也更近”，但同时认识到，在埃及最古老的编年记载以前还隐藏着一个漫长的未开化时代。希罗多德对历史悠久而又充满魅力的埃及文明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牧人出现在农人之前。波桑尼厄斯把人类的进步过程说成是从吃

\*“安思罗波逻各斯”为希腊文“人类学”的音译。

橡子果、住草棚到懂得农业和其它技艺。

罗马人也有希罗多德这样能作出精确记述的民族志作家，如塔西佗和朱利叶斯·恺撒。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的确就是一部最出色的民族志性质的记述。恺撒的《高卢战记》也是如此，他在此书中对古不列颠人和高卢人作了描述。在罗马人当中，卢克莱修也曾被看作是史前考古学和人类学之父。他是一位诗人和哲学家，他对人类早期历史的分析是一极为高明的推测，而这实际上正是欧洲早期人类工艺制作的发展过程。卢克莱修在他的《物性论》一书中主张：人类最初是使用自己的指甲、牙齿，以及石头、木头和火，后来又使用铜，再以后，铁才得到广泛的使用。这或许反映了伊壁鸠鲁的思想。不过像赫希奥德的五个时代一样，卢克莱修的阶段只是以哲学思想为依据的一种划分文明发展的一般方案。它不像十九世纪丹麦考古学家们提出的三期说那样，以博物馆藏品的分析、地层学和比较民族学为依据。

希腊人和罗马人虽然对早期人类的发展和他们周围蛮族的状况很感兴趣，但并没有因此形成撰写史前史的必要先决条件，即对人类过去的物质遗存进行搜集、发掘、分类、记述和分析。五世纪色雷斯人的公主曾在她的墓中埋藏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据塔西佗说，提比略的继子日耳曼尼库斯也曾到埃及去辨识古物。但我们万万不能说他们就是最早的考古学家。如果一定想要在古代历史中找到一位古物学家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追溯到巴比伦的末代君主那波尼德。他把一生的大部份时间都用来研究古物。他在西帕尔的沙马什神庙地面下进行发掘，在深9米处发现了阿卡德王萨尔贡的儿子纳拉姆辛放置的一块基石，“三千二百年来的国王谁也没有见到过这块基石。”但是，那波尼德和色雷斯的公主是例外。古代世界产生了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民族学家，但是没有造就出考古学家。史前考古学是一门不能追溯到希腊人的学科。

## 2. 古物学的兴起

古代世界的衰亡，意味着希腊人和罗马人关于早期人类的那些见解也随之湮没无闻了。《创世纪》中创造大地和人类的故事此时代替了赫希奥德和卢克莱修的说法。直到中世纪末，随着人文主义在意大利的再度出现，对人类史前史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艺复兴复活了对古典世界的兴趣；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的思想重新得到研究。但是古典作家向十六世纪的人们揭示出来的不仅是对早期人类的认识，而且指出：至少西北欧和北欧学者们的祖先就是蛮族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哥特人，他们有着奇特的习俗和凯尔特巫师那样奇特的神职人员。古典作家为西北欧的历史提供了令人费解的一章，在地中海以北的欧洲还没有人用文字记载过这段历史。学者们不明白北欧和西欧一些奇特的文物古迹会不会属于这一时期？它们真的会是凯尔特巫师这样人的遗物吗？这就是推动古物学研究的第一个因素。

然而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存留到十六世纪的遗产，不仅是在文字方面，并且留下了大量有考古价值的古迹。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学者以及从其它地方到意大利和希腊来的旅行者，发现并研究了他们周围的古代历史遗物。关于古典时期古物的发现和记述成了推动古物学发展的第二个因素。

在罗马，收藏者的热情最初是在十五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开始表现出来的，这比在佛罗伦萨要稍微早一些。教皇中像西克斯都四世，其侄朱利叶斯二世，以及朱利叶斯三世等人在罗马首开古物收藏之风。红衣主教和其他显贵纷纷效仿，把自己的别墅装点成古代艺术的宝库。在这种收藏活动之外，私人的发掘也出现了。意大利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 *dilettanti* 这个

词——指艺术爱好者。*dilettanti* 这种人当然应当被列入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中。

到十八世纪，收集艺术品的风气在意大利渐渐衰退下去，许多罗马时代的收藏品流散到威尼斯、巴黎、马德里、慕尼黑和布拉格等地。然而在十八世纪中叶，当温克尔曼准备撰写他的名著《艺术史》（1763—1768）时，还是罗马给他提供了大部份材料。温克尔曼和本书中将要提到的许多其他人都曾被称为考古学之父，的确他也是第一个从历史角度研究古代艺术的人，但古代艺术的研究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在最终导致考古学兴起的各项古物研究中，温克尔曼只是一个分支的伟大开创者。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这一时期，当古物学的热潮在意大利出现时，另外一种不同方式的古物学在英国问世。的确正如泰勒近来所说的，平心而论，作为区别于艺术爱好和艺术史研究的正规历史古物学是十六世纪在英国开创的。在这里，约翰·利兰、约翰·斯托、威廉·卡姆登、汉弗莱·勒威德和约翰·诺登等人热情地撰写地形学的研究著作，英国一些从地面上一望可见的重要古迹第一次得到描述。利兰是最早的，也是那个时代在英国唯一荣膺王室古物学家称号的人。他周游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对具有文物价值的器物作了登记和说明。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城镇和村庄的名称，家族的世系表，但他也确实涉及到一些史前遗址。汉弗莱·勒威德描述了安格尔西岛（英国）的史前古物。卡姆登的《不列颠》一书1586年首次发行。他曾在英伦三岛各地游历过，参观了哈德良长墙和巨石柱群，并认为巨石柱群建筑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十六世纪晚期，英国对古物学的兴趣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其迹象就是1572年一个保护国家古物协会的成立——它是伦敦古物学家协会的前身。提议建立这个协会的主要倡导者为大主教马修·帕克和约翰·斯托，以及卡姆登和他的学生罗伯特·

科顿。为了给协会搞到一纸认可的特许状，他们向伊丽莎白女王递交了申请。可是在女王死后却遭到詹姆士一世的反对，他出于政治目的解散了协会。在这个具有开创性而又短命的协会历次召开的会议上，曾递交和宣读过一些论文，这些论文由托马斯·赫恩以《杰出的古物学家的奇特发现论文集》为题于1720年刊行。

尽管处于萌芽时期的古物学家协会和王室古物学家办事处遭到查禁，英国的古物学在十七世纪还是繁荣了起来。郡史学家如威廉·达格代尔、托马斯·哈宾顿、罗伯特·普洛特、安东尼·阿·伍德和爱德华·勒威德继续坚持着利兰和卡姆登开创的传统。他们既是地形学学者又是历史学家，对碰到的每一项奇怪的地理特征都加以注意并作出说明。他们发出的一些调查书表明，他们对这些奇怪的事物有着广泛的兴趣。罗伯特·普洛特所著关于斯塔福德郡和牛津郡的《自然历史》一书是在十七世纪的七十年代发行的。他在书中曾问道：“这里真有巨人、罗马将军和什么古人的墓葬吗？”马舍尔在他发出的调查表中请人们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可曾记得有什么地方是古战场？有没有堆成小山，周围挖沟，或者其它形式的圆形土石堆？可曾记得什么地方有城堡、营地？”爱德华·勒威德是十七世纪末阿什摩尔博物馆\*的管理员，他曾受雇于吉布森博士，负责在威尔士收集修订卡姆登《不列颠》新版所需的材料。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在威尔士地区收集科学和古物方面的实物，这的确可以说是严肃的田野研究工作的开端。勒威德并不仅仅把古物看作是研究文化环境的一个因素，而且还对古物本身进行研究。约翰·奥布里是十七世纪古物学者中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他主要是在威尔特郡进行研究，在工作中也是运用了勒威德的工作方法。在英王查理二世的鼓

---

\* 阿什摩尔博物馆为英国牛津大学的博物馆，由英国古物学者伊莱亚斯·阿什摩尔建立，1682年开放。

动下，他写了几篇关于巨石柱群和艾夫伯里石柱群的详细报道，认为这是宗教礼仪的活动场所，也许是凯尔特巫师的神庙。利顿·斯特雷奇曾称奥布里为“英国第一位考古学家”。正确地说，他或许可以称为英国第一位重要的田野考古学家。奥布里，另外还可以算上勒威德，正是他们开拓了一条道路，使利兰和卡姆登与斯塔克利、科尔特·霍尔、坎宁顿以及近五十年中诸如威廉·弗里曼、克劳福德和福克斯这样的伟大田野考古学家联成一个整体。

不仅田野考古学在十七世纪蓬勃发展起来，古玩的收藏也是在那个世纪里开始的。开创者是阿伦德尔伯爵。他曾派代理人威廉·佩蒂去收集希腊的古物。白金汉公爵为了和阿伦德尔斗富，便收藏了一批与之匹敌的古玩。查理一世本人也开始收藏古物，任命他的一位海军上将作为在爱琴海地区的收藏代表。其他一些地位不太高的人物也开始进行类似的收藏活动，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就是约翰·特拉德斯堪，他曾给亨利耶塔·玛丽娅皇后\*当过花匠。特拉德斯堪的“古玩柜”是一批洋洋大观的“奇珍异宝”，人们一般称它作特拉德斯堪的方舟。这就是阿什摩尔博物馆藏品的核心组成部分。詹姆士一世尽管不赞成初期的古物学家协会，但是也派伊尼哥·琼斯去调查巨石柱群。琼斯绘制了第一份官方图纸，宣称巨石柱群乃是罗马神庙。七年后，查理一世在一道枢密院敕令中说：“根据成功的经验来看，古物学对整个国家的利益均有好处。”

我们可以说，古物研究之风始于英国，即从1533年利兰被任命为王室古物学家到1697年奥布里去世的这一百五十年间。学术上的复兴使人们对自然界与上古时代产生了新的兴趣，它代替了对古典世界古物的研究。这一点或许反映了英国从都铎王朝开始新出现的民族自豪感。宗教改革可能也是其中部份原

---

\*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妻子，法国亨利四世的女儿。

因。这正像肯尼思·克拉克爵士所描写的，古物学家看到寺院被拆毁，藏书被销毁，他们“受到了感动，决心要使往日的光荣世代永存。虽然在他们那些沉闷的书卷中几乎没有伊丽莎白时代爱国热情激发的振振之辞，然而也是出于一腔报国的热血。他们炫耀着祖国的珍宝，正像希腊诗人称颂着战争。”

十八世纪的古物学研究，尽管它的作用得到官方的承认，但仍旧处于发展中的阶段。这时有三件事情给人以鼓舞：一是在希腊的发现；一是浪漫主义的运动；一是自然史的发展，各郡地方志的编写工作在十八世纪仍然很活跃。萨谢弗雷尔的《人岛的历史》、布里奇的《北安普敦郡》、哈钦斯的《多塞特郡》、赫斯特德的《肯特郡》、莫兰特的《埃塞克斯郡》，以及塞缪尔和丹尼尔·李森斯关于格洛斯特郡的著作都是继承了普洛特、达格代尔和伍德的传统。这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学者们研究古物越来越多地是为了研究其本身，而并不仅仅是作为某种较广泛的历史学或地形学研究的一部份。在英国，对古典古物的兴趣成为研究我们自己古物的一个巨大刺激。希腊学第一次在英国复兴时，人们的兴趣几乎全都是注重语言和文学。希腊学第二次在英国复兴是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1750—1830年间，英国学者“发现”了古希腊的古物，正像利兰和奥布里的那个时代发现英国的重要古物那样。收藏家和旅行家这时游历了古典国家的国土，他们记录、绘图，并进行发掘。阿伦德勋爵和查理一世的代理人所作的一切颇似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收藏家。

收藏家们的黄金时代始于斯图尔特与列维特1751—1753年的那次旅行，这一时代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埃尔金勋爵十九世纪初年的研究工作。画家詹姆斯·斯图尔特和建筑师尼古拉斯·列维特1751年抵达雅典，花了三年时间进行测量、绘图和记录。他们在《雅典古物》一书上花费了巨大的劳动，然而出版却拖了很长时间。第一卷1762年问世，但第四卷到1816年才发



行。这时曾资助出版的“艺术爱好者协会”又派遣了一支自费考察队——1764年的“爱奥尼亚第一考察队”，由列维特、理查德·钱德勒和威廉·帕尔斯组成。这支爱奥尼亚第一考察队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爱奥尼亚古物》一书中。这几卷书在1769—1797年间很快连续发行了。当斯图尔特和列维特在希腊工作的同时，其他两名英国人罗伯特·伍德和詹姆斯·道金斯正在希腊其它地区以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游历，他们的成绩发表在罗伯特·伍德所著的两本书《帕尔米拉的遗迹》（1753）和《巴尔贝克的遗迹》（1757）之中。

这些十八世纪的旅行家打开了英国人的眼界，看到了古代地中海文明的艺术成就。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伊特鲁里亚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物》（1766—1767）一书给制陶匠韦奇伍德在制陶工艺上以一个新的启示，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器至今仍然取其伊特鲁里亚的名称，以示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风格的启发。这些早年的收藏者给自己的古玩收藏柜带回了古物，这就是我们考古博物馆的前身。

人们对地中海东部古物的知识与日俱增，拿破仑·波拿巴的埃及远征又使人们增添了对埃及古物的认识。从希罗多德的时代起，埃及上古时代的奇观就为人们所知，甚至希腊人自己都把埃及看作是比他们更古老的文明之邦。不过直到十九世纪，现代西方文明国家通过考古学才重新获得了关于史前与原史时代埃及辉煌业绩的全部知识，而由于波拿巴的行动人们才得以品尝到埃及考古学的第一口鲜汁。拿破仑精心组织他的远征队，召集了技艺高明的绘图员和科学家，用以调查埃及的地理与古物。其中有著名的矿物学家多洛米厄和美术家德农。远征队1798年到达埃及。尽管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击毁了法国的舰队，但法国的埃及研究院还是在开罗建立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文物古迹不可能不让大家看到，因此不让研究院对埃及古物发生兴趣也是不可能的。拿破仑甚至用金字塔向他的军队作鼓